

啲呀學語



程明喜



“鑿三！”（早晨）“鑿三！”；“內猴！”（你好！）“內猴！”，“丫、易、仁姆、SEI、姆、漏、擦、八、狗（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）。“丫、易、仁姆……”

每週二、週四的晚上六、七點之後，在澳門教育局資源中心某教室內，不時傳出啲呀學語聲。然而，這裏不是幼兒上晚課，而是十位來自內地的教師在學習廣東話。從九月中旬到現在，已經學了十幾個課時，這樣的學習要持續到十二月中旬。雖然工作了一整天，

但說到學廣東話，大家還是充滿了熱情，不僅因為這是一個新鮮的事物，更主要的是語言是我們順利開展工作所必需的，是在澳門工作所需的最基本的技能。在這一點上，除了來自廣西的四位教師外，來自湖北與吉林的幾位，這種感受特別深，學習的要求更加急迫。

剛來澳門的時候，我沒想到語言是個大問題；但到了真正進入澳門的學校，才發現自己好像是一個外星人。我所在的兩所學校，一所學校教學語言是廣東話和英語，另一所學校講的是廣東

話和葡文，而在辦公室裡，全是使用廣東話交流。我說的話，如果慢一點，有相當一部分教師和同學可以聽得懂；而他們說的話，絕大部分我都聽不懂，他們之中能講普通話的也很少。

我曾和同來的十幾個內地教師開玩笑說，每天一進入學校，我就像進了“鳥語林”。可以想像，進入鳥語林的人會是怎樣的情形：看，看哪裡有鳥？聽，豎著耳朵聽，聽他們的啁鳴聲。不同的是，進入鳥語林的人，純是為了一種雅興，欣賞就可以啦，只要鳥的鳴叫悅耳，聽者就心滿意足了。可是，進入人群，就不能僅聽聲賞鳥語，更須辨別其義，要讀懂其言。因為，進入者與這個群體是一個種類，是要交流的，彼此掌握對方的語言，或有一種共通的語言就顯得極其必要。進入“鳥語林”的我，希望成為林中的鳥，“鳥語林”中的鳥可能也希望成為可以與我有共通的語言。在這種矛盾中，作為少數的個體的我，選擇學習、迎接挑戰、積極求變

就成為一種必然。這樣，學習廣東話，是我在澳門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。

不過，廣東話與普通話70%以上是不同的。普通話有四個調值，而廣東話則有九個，想在短時間內聽懂並且會說，你只有絕望的份兒了。但若僅滿足於聽懂大概的意思，這一點通過廣東話培訓還是可以的，但要想讓我們回到三十幾年前，像兒童一樣一句一句地學，還真得要費點勁兒，原有的語言習慣就是一種障礙。但總有一些要緊事兒，推動我們去學習。

進入巴波沙小學的第二天，學校開校務會議，陳校長慷慨激昂地演說，累得我筋疲力盡，要不是手中有一份校長的發言稿，我一定會絕望至崩潰。我愈是認真聽，受傷害就愈深，最後只落得自己滿眼都是那一張一翕的嘴，滿腦子都是亂碼的語言。這生動的一課，將我逼上了學廣東話的路，想來真要感謝陳校長以及周圍那些同事。

到了鮑思高粵華小學，情況略有好轉，我被安排在數學組長的鄰座。她的普通話很好，我也讓她時常用廣東話跟我嘗試交流，但其間還是出了一些笑話。一次，她幫我叫外賣，我說就訂豬扒飯好嘍。她出去沒多久，回來問我：“你知不知‘雙基’呀？”這是我的專業呀，我很正式地跟她講：“所謂‘雙基’指的是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，不過這是過去的一種提法了，內地課程改革後，提出了四基——基礎知識、基本技能、基本思想、基本經驗。我剛講到四基時，看她已經笑得不行了，直不起腰來，叫辦公室的同事：“阿芳啊——”一陣亂碼的語言。她看我一臉正經與惘然，強斂笑容對我說：我問你吃不吃雙汁，我說的不是雙基，是雙汁——蕃茄汁與咖喱汁？”，然後在本上寫下“汁”字問：“這個字用普通話怎麼說？”這時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才融入了一片笑聲中。

在學習廣東話的日子裏，無論是在0樓教室還是在學校的辦公室，無

論跟王紅老師（廣東話教師）學，還是與同事交流，我總有一根神經是留給廣東話的。在我們的廣東話學習冊上，記滿了可能只有自己看得懂的符號。在十人組建的“澳門一家人”QQ群上，半普半廣的語言時常顯示在視窗，這種語言只有在特殊時期、特殊人群才會出現。“在澳門，這個高真難分！”（在澳門，這個覺真難睡，睡覺的廣東話音：分高）“週六，你拉母梅濱門買爺呀？（按發音）”（週六，你想去哪裡買東西呀？）“母雞愁”（不知醜）……

在學廣東話的日子時，咿咿呀呀、瘋瘋癲癲、南腔北調、東拉西扯、意會言傳……大腦中樞出現暫時的興奮與亂碼狀態，每個人都在這個過程中，靠自己的意志與興趣，調整著，學習著，不管最後結果怎樣，大家都很珍惜這個過程。

（作者程明喜：內地吉林省長春市樹勳小學特級教師）